

八里江的春天

吴云海

时近春分,邀约几位朋友游八里江。清晨出发前,接到八里江江豚保护协会夏友明的电话,他也要去江边,是去协助中国地质大学的专家团队做“江豚第一湾”规划。于是,夏友明陪我们同游八里江。

驱车出县城,经过复兴路,再从驿三闸边驶入长江同马大堤,转至江外永天圩,来到了八里江边。

我们站在三江口一处江湾的沙滩上抬眼眺望。所谓三江口,就是江心洲把长江分隔出的两条支流,以及鄱阳湖出水口,三江在此交汇的地方。三江口距离江西湖口县城的水码头八华里左右,古时候就称这一江段为八里江。但现在当地村民口中的八里江,上至九江小池口、下至宿松小孤山,有数十公里的长江水域。史料记载,八里江的称谓在元朝就已经有了。

正是繁花似锦的春天。永天圩内满地金黄的油菜花,圩堤上绽放的樱花,以及堤脚粉嫩的水菊、青绿的荠菜,刚刚拱土而出的芦笋苗,共同装扮着八里江。沙滩上细如粉末的沙粒,被江浪冲洗出一条条弯弯的波纹,像水面泛起的涟漪。我们走过的沙滩,留下踏雪寻梅般的脚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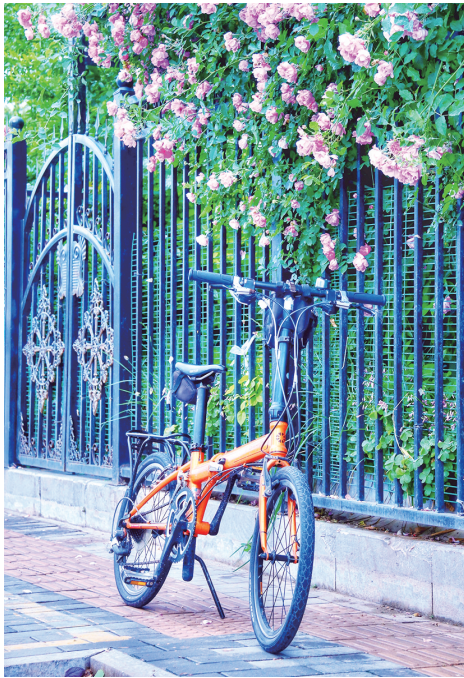
这处江湾是视野最开阔的地方。远眺庐山峰峦起伏,对岸的石钟山钟灵毓秀;壮观的鄱阳湖大桥,江心洲上林立的电力风车尽收眼底;近前是长江上穿梭的船只,岸边摇曳的白杨林。它们一一构成八里江的春江画图。今年长江水位不高,江面却像海一样蔚蓝。风把江水一波一波送上沙滩,回响着柔软的哗华声。

想起史料里记载的一则同八里江有关的文坛佳话。公元1303年3月3日,元朝的一班文人墨客,齐聚八里江边桑落洲,纪念书圣王羲之诞辰一千周年。这是一次历史上著名的书画聚会。元代画坛泰斗赵孟頫、高克恭分别以《桑落洲望庐山》为题材作了画。他们当年作画时,会不会就站在我们现在站立的位置呢?当年有没有今天这般的春江美景呢?

夏友明介绍,八里江是长江“微笑精灵”江豚最主要的繁衍生息地。江豚是我国特有的物种,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,被喻为“水上大熊猫”,目前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仅1200多头。八里江段,特别是三江口,有众多的回水湾,水流平缓,鱼类繁多,水草肥美,给江豚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。

站在沙滩上看永天圩,一间三层建筑的民房楼顶上,横着“八里江江豚观察站”的牌匾。当地宿松县汇口镇的村民2018年自发成立八里江江豚保护协会,协会设立了江豚观察站,组织了一支江豚义务巡护队。对面九江江心洲的村民接着也自愿成立了八里江江豚保护协会分会。安徽师范大学也在这里设立了淡水生态学八里江观察点。江豚保护协会观察有记录,巡护常态化,为保护江豚发挥了突出作用。

夏友明是江豚保护协会的发起人之一。他介绍说,成立江豚保护协会的倡议者,是安徽农业大学的何家庆教授。何教授是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扶贫状元、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。2015年开始,他每年都要来宿松洲区开展农业种植调研,指导农民瓜蒌种植技术。一次坐在船上,何教授意外发现了江豚的踪影,了解到江豚濒临灭绝的情况,意识到江豚保护刻不容缓。他立即开始调研,很快提出了设立江豚保护区的建议,同时倡议唤醒群众的保护意识,成立民间江豚保护协会。那时提出设立江豚保护区还有人是不理解,担心影响经济开发。何家庆教授带着夏友明等到处奔走呼号,做了大量宣传工作。



小时光 周文静 摄

参观完江豚观察站,我们继续在永天圩堤上欣赏八里江的春景。历史上,这里是灾难频发的地方,几乎年年有洪灾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大水》:浔阳郭郭间,大水岁一至。阗阗半飘荡,城堞多倾坠……就是记录这里的洪灾。1998年长江大水,永天圩破圩泄洪,一排排民房卷入狂飙的江水里。如今,长江流域得到了彻底根治,江湖安澜,苦难已经成为昨日的记忆。

眼前,蓝天白云,水清木秀,鸟飞鱼跃。尤其是党中央推进十年长江大保护以来,长江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变,天更蓝,水更清。据介绍,在八里江,早晚可见三五成群的江豚戏水,人们曾经在三江口回水湾看到了近百头江豚逐浪嬉闹的壮观场景。中央电视台《远方的家》栏目组,就是在这里拍摄江豚翻滚腾跃的画面,并直播江豚保护协会是如何观察和巡护江豚的。

溯江而上,我们来到皖鄂交界处归林段的一处回水湾。这里是晋代陶渊明写下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》和三国周瑜设水上八卦阵的地方。现在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“江豚湾”。由于不是主航道,且水域宽广,江豚喜欢这样安宁温馨的环境,游到这里嬉戏的江豚就很多。

江风拂面,水波粼粼。对岸的江心洲白杨碧岱,两岸油菜金黄,绿油油的麦苗正在疯长。“江豚湾”的河床较深,曾经是历史上的长江崩岸处,江边全是护岸石。这里襟江带湖,与龙感湖相隔不过几华里,有水有林有麦苗有莲藕,同时也是一级野生保护候鸟白天鹅天然的栖息地。媒体报道,去冬今春,有近万只白天鹅在曹湖村前的八里江滩涂上栖戏。江面上,天鹅时而低空飞翔,时而嬉戏觅食,成为一道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。这也是目前八里江上最大规模的天鹅群到此越冬的盛况,江豚巡护队的队员们同时也承担了白天鹅的巡护任务。

可惜我们来迟了几天,白天鹅刚刚飞离八里江。它们在草长莺飞的季节一路向北,到冬季再回来,只剩江豚继续在春江里快乐地休养生息。江豚和白天鹅汇聚八里江,一在天上,一在水中,这该是怎样神奇的地方!想起了清朝诗人彭玉麟描写八里江的诗句:“桃花岭旧飞红雨,桑落洲新长绿芜。惟有疲民苏未易,不堪庚癸岁频呼。”那时春色虽好,但水灾兵祸,民生多艰。如今时代不同了,八里江春和景明,万象更新,迎来了史上的真正春天!

以书佐酒沧浪翁

胡新波

下酒菜,莫过于花生米、茴香豆、萝卜干等口味咸重的小菜。李白《梁园吟》云:“玉盘杨梅为君设,吴盐如花皎白雪。持盐把酒但饮之,莫学夷齐事高洁。”李白直接将盐巴拿来下酒,虽令人瞠目结舌,也可见佐酒之物无论古今,都是偏咸偏重的可食之物。

四川的苏舜钦却不一样,他是用书佐酒。根据元人陆友的《研北杂志》记载:宋人苏舜钦特别喜欢饮酒。有段时间他住在岳父家,每天读书都要喝上一斗酒。他岳父让人过去观看,就听到苏舜钦在高声朗读《汉书·张子房传》,读到“良与客狙击秦皇帝,误中副车”,便感慨可惜,便大饮一杯,待读到张良与汉帝君臣相对,更是抚案感慨“君臣相遇,其唯如此”,便再饮一杯。岳父听下人描述也是抚须大笑,感慨女婿有这样的下酒物,喝一斗也确实不多。

以书下酒心先醉,拈笔评花字亦香。少年时代的苏舜钦饮酒充满了快意,读书有酒更助雅兴,书能读一担,酒能喝一斗。同时代的陆游也是苏舜钦的知己,陆游在《雁翅夹口小酌》中写道:“欢言酌清醪,侑以案上书。虽云泊江渚,何异归林庐。”读书是雅事,饮酒也不俗,人生两大乐事同时搭配,酒入肠胆,诗入人心,绵绵的酒意穿透肺腑,更能激发一腔诗情,幽情与雅趣皆无穷也。

饮酒和读书,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身体习惯,也可以说是精神寄托。陶渊明笔下的《五柳先生传》,写的是: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;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。性嗜酒,家贫不能常得。亲旧知其如此,或置酒而招之;造饮辄尽,期在必醉。”陶渊明想必也有不少时候在读书时饮酒,在饮酒时作诗。李白斗酒诗百篇,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,王勃闲居饶酒赋……可见诗酒在文人心中向来是不可分割的伴生物。

苏舜钦文思敏捷,中进士后担任蒙城知县,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他甫一上任,便大刀阔斧“窜一巨豪,杖杀一黠吏”。在其职场生涯中,也是数次上书言事,通过《上三司副使段公书》《咨目七事》《乞纳谏书》《诣匭疏》这些文章,向朝廷针砭时弊,直言不讳地陈述彼时皇帝和朝廷的不足和问题,也凭此得到范仲淹的赏识并被委以重用。此时的他,官居高位,常有人宴请,青年苏舜钦的饮酒,多半是酒酣胸胆尚开张,豪情万丈,壮志在酬。

没多久,苏舜钦在“进奏院事件”被敌对的党派弹劾监主自盗,最终被革职为庶民。遭遇职场滑铁卢的苏舜钦迁居苏州,建了一座沧浪亭表明心志,自诩为沧浪翁,闲暇之余更是痴迷饮酒,苏舜钦在《对酒》中写道:“丈夫少也不富贵,胡颜奔走乎尘世!予年已壮志未行,案上敦敦考文字。有时愁思不可掇,峥嵘腹中失和气。侍官得来太行颠,太行美酒清如天,长歌忽发泪迸落,一饮一斗心浩然。嗟乎吾道不如酒,平褫哀乐如摧朽。读书百车人不知,地下刘伶吾与归。”兴许是借酒消愁,酒后便可放浪形骸,忘却俗世的烦恼,达到一种更为超然忘我的境界,与青少年时的饮酒相比更添了三分惆怅、七分悲凉。

沧浪之水亦是尘世之水,清与浊,代表着这世间之酒的度数几何。书是文人的根骨,酒是文人的命运;书是文人的肉体,酒是文人的灵魂。不如归去,且与太白行吟,且去南山赏菊,且摘桃花卖酒。无酒不成文,一笑杯自空;提壶抚寒柯,快哉天地间。

